

本报记者调查节后 “用工荒” 短期难缓解 家政公司外省招人 越跑越远还是没人



招聘会上,不少企业“急”招人。

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

随着本市2013年“春风行动”全面启动,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专场招聘会陆续举行,然而,记者在连日采访中发现,随着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工自身对“体面就业”的追求,劳动密集型行业再现节后“用工荒”,在家政、餐饮等行业尤为突出。(详见本报昨日报道《“农二代”重新福利更重上升空间》)

“年前我们政府搭建平台,多次前往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摸底,结果发现愿意来做保姆、服务员的人寥寥无几。”昨天,市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这种阶段性用工短缺今后一段时期内将长期存在。 本报记者 顾卓敏 范彦萍



节后“用工荒”

调查 1

组团规模越来越小“寻人”地点越跑越远 家政公司叹苦经：“不是没想办法,实在是没人”

眼看着节后已经上班,但家政公司里冷冷清清,金谛缘的负责人孙金娣分外着急。“这两天我们每天要接到七八笔订单,但却没有阿姨可外派。我相信上海滩80%的家政公司都是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’。”孙金娣透露说,这几年,他们公司至少流失了两成左右的保姆。今年,很多保姆称要到元宵后才能回来,还有的推说家里有各种事情,需要推迟返岗的时间。

事实上,面对保姆荒现象,沪上家政公司早已习以为常。在2005年年初,沪上家政公司曾组团赴安徽招徽嫂,搞得沸沸扬扬。之后又辗转徐州招徐州保姆。但这几年却没了动静。

回忆昔日大张旗鼓招外地保姆的场景,来邦家政的老总李荣觉得仿佛“过眼云烟”。

“现在可以说是‘各自为政’吧。”李荣透露说,明天,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将赴湖北,亲自物色合适的人选。“我们和湖北劳动局、妇联等部门有合作关系,他们常年向我们输送保姆,估计这次首批会过来30~50人。接下来还会分多批不定时输送。还有就是我们在河南有分公司,专门负责招聘培训合适的保姆。估计到正月十五会有一批过来。”

李荣告诉记者,和前几年赴江浙一带招保姆不同,现在他们合作的省市越来越“偏远”。“你想,江苏、安

徽等地的工人条件好了,这些年我们招不到成批的保姆了。2004年、2005年,徽嫂还比较好招,但之后江浙一带的工资差距和上海缩小了。她们不愿意背井离乡到上海来打工。我们只好到湖北、河南一带寻觅。”

也有人提议他可以再往北方寻找合作机会,被李荣拒绝了。“由于生活习惯相差甚远,这些北方保姆到了上海很可能会水土不服。”

当年组织家政联盟赴外地抱团招募保姆的主要负责人、巾帼家政的董事长周珏珉对于愈演愈烈的“保姆荒”也觉得有些束手无策。她向记者叹苦经道：“这几年,不是我出去招人,实在是招不到人啊。”

调查 2

多方联系无功而返 招聘效果事倍功半 政府部门很无奈：“劳务输出大省都在喊缺人”

作为长期与外省市劳务交流的主要负责人,上海市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对此深有体会,他历经了“不愁人”到“求人”的全过程。“原先的劳务输出大省,现在全都在喊缺人。”赵建德表示,自己到湖北、湖南都曾试图寻觅一批普工和家政人员,结果对方非常直截了当地回了两个字——“没人”。

“去年我们特地到了湖南怀化,希望可以从那里招点人,解决上海本地的保姆荒。”赵建德向记者讲述了他年前一次外省市摸底走访的经历。“没想到,怀化方面跟我说,现在他们怀化市家政都缺人。长沙方面也在问他们要人,问题是没人根本送不出

去。至于说到上海做保姆,人家就问你,能给多少钱?如果不是比当地高出一两倍根本就不会去。”

在“用工荒”中,被频频提及的是餐饮、家政等行业,而记者从各区县的就业促进中心了解到,这些也是外来务工人员跳槽率最高的行业,以餐饮为例,50%的人员浮动率可谓是家常便饭。

于是乎,为了尽快招到合适的员工、留住现有的员工,节后不少招工企业普遍上调了薪资,像饭店服务员、车间操作工,月薪一般都比去年上涨了兩成,达到2500元以上,还包吃包住。“我们招服务员是一年招到头,一年招不满,毕竟这个餐厅服务

员的岗位工作强度大,加班又是常有的事。现在别看是农民工,姑娘、小伙子也都是家里宠大的,说到底还是吃不起苦,嫌脏嫌累的。”在前天宝山区组织的专场招聘会上,一家餐饮企业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:“等了一上午还是一无所获。”

对此,赵建德也坦言,目前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人手紧缺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。“政府部门曾经也尝试过,组团到上海周边,外省市去招聘一些服务岗位的农民工,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。比如餐厅服务员,你招了10个回来,可能干了两三天,就有人辞职去做保安了,结果就是事倍功半,还是没能缓解行业性的人手短缺。”

》深度剖析

外省发展同样紧缺人力 申城行业性缺工难缓解

记者了解到,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缺的还不仅仅是保姆、餐厅服务员、超市理货员,这些相对而言“苦脏累”的活大多是“无人问津”。为何每年年后都会遭遇“用工荒”?家政公司、政府部门到外省市招工为何越来越难?……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采访了诸多业内人士。

分析 1 务工者们期待更高薪酬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餐饮、家政等服务性岗位招工已经不再是季节性的问题,这些行业几乎是“一年荒到头”。“现在住家保姆的工资基本都在3000元/月左右了,但问题是这个价还是没人愿意来做。”

据记者了解,随着城市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提高,老人居家照料服务需求显著增长。“居家养老是刚性需求,老人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的,而相应的伺候老人也是责任很重,生活很苦的。”一家保姆中介的负责人告诉记者:“年前就接了13张服侍老人的单子,但到现在还是一张派不出去,因为找不到人做。开了年,更是单子多、保姆少,搞得我们都不敢接单子了。”

“上海的家政队伍总体是缩水的。除非是月嫂,其他的工种薪资水平很难有上升的空间。”巾帼家政的董

事长周珏珉叹道,在家政市场,照顾老人的保姆和育儿嫂尤其紧缺。照顾老人又麻烦收入又低,没人愿意做。育儿嫂因为和月嫂的收入相差悬殊,而且照顾3个月大的婴儿和新生儿没有太大区别。导致大家蜂拥去做月嫂,育儿嫂奇缺。除非随着将来人口结构的变化,生育高峰过去,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得到扭转。

“现在是行业细分化,说找保姆,没人来;说招月嫂,抢着来,这就是结构性缺工。”采访中,赵建德表示,年前他在湖南、湖北转了一圈,不少人都问“是到上海做月嫂吗?”做月嫂都愿意去,说去照顾老人就不去。“这关键还是一个导向的问题,一说是到上海来做月嫂,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月嫂8000、1万的收入。相对于照顾老人显然月嫂的性价比更高。”

分析 2 劳务输出源头纷纷“截留”

长期以来,上海一直是农民工劳务输入的首选一线城市,但近年来上海的用工需求不断上升,但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多省市不仅在劳务输出中“减员”,更是加大了“截流”力度,甚至创造条件吸引“回流”。据赵建德介绍,早些年,一些村镇把向沿海城市输送劳务作为一项工作任务。而当下,有乡镇的火车站,在春运期间打出标语“老家欢迎你回来,留下吧!发展中的内陆省份,也在和大城市争夺着劳动力。”

“年前,我们是6个老乡一起回家的,节后,回上海的只有我们2个。”在前日的招聘会上,来自江西的陈鹏指着身旁身旁的工友表示,他在上海已经做了3年行车工了,虽说工资年年涨,但跟老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小。“不少老乡都到九江去打工了,说那里生活成本低,工资不比上海少。”而来自四川的小林则告诉记者,乘火车回上海时看到,成都火车站就在开当地的招聘会,结果很多人就直接在招聘会上找到了满意

的工作,干脆把火车票退了。“我还是想着到上海来找份好工作,但是服务员、保安我是肯定不做的,说出去丢人,还不如在老家找份工。”

家政公司对这样的情况很熟悉,据周珏珉介绍,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自己也面临用工荒。由于城乡差别越来越小,这些省市自己的农民工都到外地打工了。

“你想,现在在外地和上海的差距不大,打个比方,上海请一个保姆要2500元,在当地的工资1500元,看起来差了1000元,但吸引不到当地人。因为上海的生活成本高。”周珏珉介绍说,自己也曾到一些边远的地方考察过,发现一些农民工情愿在家打牌、吃救济,也不愿外出打工。她甚至考虑过到外地建加盟店,但和山东赫赫有名的阳光大姐一聊,发现他们自己也碰到保姆荒。



每年节后,外来务工者返城,专场招聘会陆续举行。本报资料图 记者 杨磊 摄